

风的声音从山谷的此侧传入，然后消失在了山谷的彼侧。烧炭工人收拾好自己的工具，开始等待凌晨四点的那班火车。步行到车站只需几分钟的路程，但天空中那些浓重的积雨云，还是免不了让人产生了一丝担忧。

走远之后，烧炭工人摸了摸藏在口袋里的柠檬糖，然后对着那些失去了声音和气味的风景，静静地观望了一会儿。须臾，他终于重新迈开脚步，朝着放满旅行箱的站台走去。

工作了一整夜，他感到困乏得不行。那是切切实实的困乏。眼睛酸涩涩，脑袋胀乎乎，胳膊和背脊更是酸痛得要命。若不是为了这既让人陶醉，又让人苦恼的生活，他宁愿把自己锁在一只抽屉里，然后静静地沉睡上几百年。

呜呜……火车来了。他拎起旅行箱，然后默不作声地踏上了久违的旅途。

天边出现了颜色模糊的彩虹，像是不会再下雨了。检票员悄无声息地来到他身边，见他已经睡得昏昏沉沉，便没有再忍心打搅他。这一带的人都知道，烧炭工人 Dun 要回去看望他的小妹妹了。

Dun 的名字原本叫作“盹”（也有人认为是“惇”），但由于不晓得具体

应该怎么写(恐怕连他自己也不太清楚),大家就自说自话地使用了各种发音。时间一久,人们就干脆把他称作“Dun”了。如此这般,写起来倒也方便——只需三个字母。至于念什么读音,就由着大家各自的喜好了。

作为山谷里为数不多的烧炭工人,Dun 每天都要彻夜不眠地在烧炭场工作。这真是一种含辛茹苦的生活,那烟熏火燎的感觉自不必多言,高达五十摄氏度的环境温度简直能把人烤到晕厥;而来自黑乎乎的炭灰的污染,更是叫人难以忍受。毫不夸张地说,在那种地方工作,简直就连每一分、每一秒都在承受五内俱焚的痛楚。

Dun 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,没日没夜地肆意挥洒着汗水。哎,他有时候连休息日也接连不断地拼命干活,根本就不顾自己的身体。实在累得不行的时候,他就抬起头,朝着山顶那儿的风车望一会儿。那些蓝白相间的风车,总是那么悠然自得地旋转着。望着它们,Dun 似乎总能感受到一丝惬意。他总是觉得,那些风车上面的每一个细微的裂痕,都在向他诉说着各自美好的小秘密。

于是,这天 Dun 告别了灰蒙蒙的烧炭场,告别了白色鸟羽、天空碎片般的风车群,乘上了去往鸽子巷的火车之后,他似乎又感到在内心深处找到了什么。那细微的什么,仿佛重新唤起了他所有的信心,裹卷起了他所有的思念。

用不了多久,就可以再见到小濛喽,他心想。如此想着,他不知不觉就蜷缩在火车的车尾,安恬地睡着了。

醒来的时候,火车正在进站。若不是身旁有一个陌生的声音把他吵醒,他还以为自己已经跟着火车,驶入了枝繁叶茂的神秘的果园深处呢。

“请问,您是一个人在旅行吗,烧炭工先生?”那个声音问道。

附近的树杈上挂满了橙色的金橘,绿油油的枝叶一直伸进了火车的车窗里面。Dun 迷迷糊糊地揉了揉眼睛,发现身旁不知什么时候冒出了一个年轻

男子的身影。男子的身后，似乎还躲着一团毛茸茸、软乎乎的物质。

“咳……” Dun 轻咳了一声，却来不及说上点什么。

“嗯，看样子就是这么回事了。” 男子自行替他回答了刚才的问题。

“是嘛！” 男子身后的那团毛绒东西跟着附和道。

现在 Dun 有点看清了，那团物体像是橘色的（不，没准儿是火红色的）。可是，那究竟是什么呢？这当儿，那东西正在一耸一耸地蠕动着，仿佛不太习惯火车里闷热的空气。Dun 坐正了身体，以便让自己看得更清楚些。

“这是我的名片。” 男子又说话了。那口气，与其说是正在介绍一样物件的属性，不如说是在堂而皇之、十分突兀地进行着自我介绍。

“喏，快收好！” 那团橘色的物体也跟着发话道。

搞什么哪？Dun 闷闷不乐地想道，哪有就这么莫名其妙地递上名片的？这样的名片，假装没看见，坚决不收下就是……

“喂，还不快把它收好？” 这当儿，那橘色的毛绒物体居然再次无礼地催促了起来，“我说，可别把它给弄丢了！”

Dun 悻悻地朝那东西瞪了一眼。

“西摩，这样对我们的朋友，可不怎么礼貌哟。” 男子温和地压制住了那东西的嚣张气焰。

此君的口吻倒是彬彬有礼，Dun 心想。

橘色毛绒物体原本想要从男子身后挤出来，被这么一说，又老大不情愿地缩了回去。

Dun 只是觉得奇怪，躲在男子身后的那团东西，究竟是个什么样的物体呢？这时他已经彻底清醒，于是定睛一看，紧接着便大吃了一惊。

不得了，这哪是什么“橘色的物体”……这可是一只活生生、毛茸茸的狐狸啊！

居然有人把狐狸带上了火车。

“抱歉抱歉，” 这当口，男子像是从 Dun 那惊恐的眼神中获取了所有的

情绪讯息，他不紧不慢地安抚道，“请别见怪，西摩是我的好朋友，他只是有时率性耿直、喜欢多嘴罢了。事实上，他的心眼好得很呢。”

“哼哼……我可没你说的那么好。”叫西摩的狐狸在一旁一脸埋怨地撇了撇嘴。

Dun 这才注意到，这位西摩在看人的时候总是侧着脑袋，似乎不怎么信任别人的样子。

这时他还留意到，眼前的这位男子穿着一袭素白的衣裳。那衣裳既像是悠长的披风，又像是某种极其罕见的布料做成的轻薄外衣；既静止不动，又似乎有些飘逸。总而言之，不大像是寻常布料做成的衣服。他还没来得及继续打量，男子就一个转身，带着他的狐狸离开了。

“那么，后会有期！”

如此，就这么离开了。

准确地说是话音刚落，人便消失不见了。只留下一张莫名其妙的名片，如同不知从哪儿吹进来的落叶一般，轻悠悠地飘落在了 Dun 面前的桌子上。

Dun 这才如梦初醒地从座椅上一跃而起，然而他已经找寻不到男子和狐狸的身影了。

出现的方式那么突如其来，消失的方式也委实叫人措手不及。Dun 实在有点闹不明白，如今何至于会遇上此等让人感到匪夷所思的奇人异事。

这当儿，他开始回忆起那个男子的声音。嗯，说真的，那个声音好听极了，没有中年人的粗犷，也没有年轻人的弱不禁风；没有一语中的的类似说服力的东西，却隐隐流露着一种温文尔雅的内涵，三言两语之间，就让人很愿意倾听他娓娓道来地诉说些什么；谈不上是多么铿锵有力、带有威慑性的声线，却蕴含着一股刚健而不凡的男子汉气概。

可惜没能看清他的长相，Dun 心想，不然的话，一定会好好记下他的模样。不过……这时他转而又想，带着狐狸到处游走的家伙，无论在哪儿遇到，都应该能立即辨认得出来吧？

如此一想，他便又感到自己似乎多少有些过虑。说到底，这样的人和事不过是过眼云烟。除非它们能够连接人们的过去和现在，不然很快就会被忘记。于是他收起桌子上的名片，看也没看就塞进了衣服口袋里。火车已经到站，再不下车，势必又要被迫聆听列车员的唠叨了。

几分钟之后，他拎着沉重的旅行箱，来到了长满金橘的矮树下。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沁人心脾的新鲜空气，然后放下了行李，继而理了理在火车上睡得乱七八糟的头发。消停了片刻，他又把手插进了口袋。也就在这个时候，他重新摸到了那张名片。

掏出来一看，上面印着三个怪模怪样的字：“螺丝屋”。

螺丝屋？

“螺丝屋”三个字旁边，还有一只橘色的狐狸图案。狐狸的剪影画得惟妙惟肖，脸略微斜侧着（似乎正在满不在乎地打量着看名片的人）。除此以外别无他物，只有边框用浅灰色的虚线描了一下。可谓简约得有些脱离人世常情的名片。

果然是出自莫名其妙之人的莫名其妙的名片……Dun 再次在心里感叹道。

这时他翻到了名片的背面——那儿只用小得跟药片说明书似的字体写了一小行地址（那地址固然也是闻所未闻），以及一小串数字（看样子是电话号码）。Dun 顿时感到有些泄气，觉得自己再没力气盯着那种密密麻麻的小字细看了。于是他将名片塞进口袋，然后低头加快了脚步。

Dun 工作的地方叫作清风山谷，也就是远近闻名的烧炭场所处的位置。那里只有一列通往外界的火车，除此以外没有任何可供使用的交通工具。工作的时候，Dun 只管老老实实在地闷头干活。至于那些烧制完成的炭究竟被运往了何处，又被用于何种途径，他从来就不过问。

Dun 只知道，那些炭在烧制的过程中显得特别极了。它们总是在火光中

燃放出奇怪的彩色火星，有时还会腾空蹿起一道又一道忽上忽下、忽扁忽宽的绚烂火花。在整个烧炭过程中，它们总是吱吱作响，永远都闹腾个不停，就好像垫在它们下面的烧炭器皿被注入了某种不可思议的情绪，以至于那些小炭块俨然变成了被捧在手心里的跳动的小灵魂。

对于那些完成品的炭，总会有些神秘人士以高得离谱的价钱收购走。是的，清风山谷历来都与一些隐姓埋名的古怪人士保持着某种说不清、道不明的神秘关系。炭的出口量总是能够得到固定的保障，完全是因为那些出手阔绰的神秘人物。工人们从不参与这些环节，他们只负责供应，也就是不断地加工炭。对于在这个场所里提供劳力的人们来说，过问与他们关系不大的事宜，似乎并没有什么意义。

就好比这会儿，Dun 满脑子里想着的，不外乎都是待会儿见到小濛时的情景。只要离开了烧炭场，他就不愿再多想那些劳苦的细枝末节了。

小濛是 Dun 的妹妹，因为从小就长了一脸淡褐色的疙瘩，被其他小孩起了“疙小瘩”这样的绰号。加之有着孤儿的身份，三天两头遭到附近坏小孩的奚落。于是，大约在四年前，Dun 收留了小濛。

虽然两人之间并没有真正的血缘关系，但是 Dun 一直很照顾这个孤苦伶仃的小女孩。尽管别人总是拿她的绰号开玩笑，但是在 Dun 的心里，小濛就是小濛，就是个普普通通、寻常无比、无家可归的十多岁的小女孩。除了小濛，Dun 自己没有任何亲人。

“疙瘩嘛，以后总会消失的。”Dun 总是这么说。Dun 自己已经四十多岁了，不知道到五十多岁的时候，小濛脸上的疙瘩是否会真的消失。不过……啊，要是小濛知道我已经偷偷给她准备了一小盒柠檬糖，她该会有多高兴呀。这会儿他已经迫不及待地想要见到她了。

他就这么一边美滋滋地想着，一边沿着人行道，朝着鸽子巷的方向走去。

Dun 和小濛的家就在鸽子巷深处的一座不起眼的小房子里。从火车站步行过去，大约需要二十分钟。Dun 心心念念地想着把柠檬糖作为惊喜送给小

濛，因为这东西在鸽子巷的小孩中间，可是了不起的抢手货。由于工作关系，他已经好几个月没有见到小濛了。这次回家——

等等……那是什么？

他突然停下了脚步。

就在不远处的路灯下面，聚集了三四个一模一样的人。

……那可真是彻头彻尾的“一模一样”！如果光是长相比较接近，或者着装有些雷同倒也罢了。问题是眼前的这几个人，完全是货真价实的“一模一样”啊——换句话说，这些人的身高简直就是用标尺整齐划一地量制出来的，身材（至少从肉眼判断来看）没有任何差异。而他们的行头也完全一致，长相更是犹如从一个模子里浇铸出来的。

这帮人全都打扮得活像旧时代默片里的黑白演员。个头儿不高，一身黑不溜秋的燕尾西服，外加一顶古怪的黑色圆顶礼帽，脚踩黑乌乌的皮鞋。嘴上修剪得如出一辙的黑色胡须。那些胡须全都是达利式的，两端捏得尖锐无比，而且不容置疑地、傲慢地向上翘起，就好像全世界的胡子都搞错了形状，唯有他们的胡子才是正宗的、至高无上的存在。

他们的脸……不用说，那全是一模一样的脸！圆滚滚的大眼睛，长得有些夸张的洋娃娃般的浓密睫毛，却配上了老气横秋的、不搭调的下巴和蝴蝶酥般的弯卷耳朵，还有——那尖得足以捅穿一整本辞典的鼻子。说真的，倘若有人在他们脑后轮番敲上一通，他们的鼻子百分之百会跟图钉似的扎进墙壁里去……就是如此不伦不类、莫名其妙的相同的脸。

一言以蔽之，这几个家伙简直如同从空气中凭空复制、粘贴出来的黑色人偶。他们是形迹可疑的诡异的黑先生，犹如从五线谱上掉落下来的黑色蝌蚪。只要朝他们多瞧上几眼，就会立刻感到有一道黑光穿射进入的内心，把所有的防护都抽丝剥茧，一层层地祛除尽，一点点地侵蚀光，然后人心的所有怯懦都会被照见，仅存的所有心智都将被腐化。

Dun 十分胆怯地瞥了他们一眼，然后试图假装无事地从他们身旁走过。

哪知才刚抬起一只脚，就被那些黑先生中的一个给叫住了。

“喂，烧炭工人。”那个黑先生喊道，声音听上去像是一只嗓门阴沉的布谷鸟。

Dun 浑身都为之一颤，继而又一阵哆嗦。他简直要以为，有人正在他耳边故意播放着恐怖的布谷鸟的录音。而那绝非什么布谷鸟，布谷鸟也不至于会说人话。那声音虽然有点滑稽，却隐藏着某种令人不寒而栗的东西。Dun 已经觉察到了那种东西，因此感到极为不适。

为什么一眼就看出我是烧炭工人呢？他心想。

正想着，黑先生中的另一个也发话了：“喂，正在问你话呢！烧炭工人！”

“鸽子巷怎么走，知道的吧？”第三个黑先生问道。

Dun 的心突然咚咚地加快了跳动。一种恐惧感迅速笼罩了下来，他感到自己开始成为众矢之的了。现在，这些诡异的黑先生已经围了上来。他的胸腔里有种窒息的感觉，仿佛有好多面无表情的国际象棋棋子围逼了上来，要把他死死地压倒在那冰冷的小方格里。许许多多的怪异声音萦绕在他耳边，他们似乎在含糊不清地对他念着什么咒语。不知不觉中，Dun 就老老实实地为他们指明了方向。紧接着他便感到一阵虚脱。

清醒过来之后（实际上只是过去了十几秒钟而已），他发现黑先生们已经不见了，于是他也赶紧继续赶路。

然而没走出几步，他便再次感到有一团团黑色的影子从他身后追了上来。怎么，那些怪异的黑先生还在跟踪我吗？他心有余悸地回想着刚才的那一幕。被三四个一模一样的人偶般的黑家伙团团围住，简直就如同噩梦一般哪！而此时此刻，他突然感到一阵黑色的风从他身后猛地追袭了上来，然后呼的一下吹到了他的前面，仿佛穿透了他的身体，携走了所有的讯息，只留下一一种近乎窒息的绝望感。

片刻之后，他们便彻底消失不见，完全无迹可寻了。

刚才……刚才那究竟是怎么回事？Dun 气喘吁吁地问着自己。他只感

到自己的身体像是被掏空了一般，神志也有些模模糊糊。不知何故，那几张面具般的脸，一直在他的脑海中摇晃着，就跟中了什么魔法似的。无论他怎么努力，始终都挥之不去。

在遭遇了这勾魂摄魄的一幕之后，Dun 的心中又萌生了更深的的不安。他放缓脚步，仿佛在寻思着什么。然后……几乎是在顷刻间，他猛地加快了步伐，飞也似的朝着鸽子巷的那座小房子疾步而去……

来到家门口的时候，Dun 发现房门半开着。推门而入，里面一片狼藉。椅子被掀翻在地，衣帽架倒在沙发旁边，玻璃窗被什么东西砸碎了，抽屉像是被龙卷风席卷过一般统统甩到了外面，连厨具也横七竖八地堆在地上。收音机里正播放着古老的歌谣，但屋内空无一人。

“小濛？”明知无用，Dun 还是徒劳地喊了一声。

无人回应。当然没有。

一顶黑色的圆顶礼帽诡异地吸附在地面上，犹如一丛专门生长在阴暗处的浓密杂草。

Dun 的心顿时往下一沉，装着柠檬糖的盒子旋即从手中滑落到地上。微风吹过，在他的脚边扬起了一道灰尘。那些灰尘被风轻轻裹卷起来，犹如小濛昔日的身影一般，消失在了远处的树荫里。

葱茏的山坡上，鼠尾草轻轻地摇曳着，柔光与微风将空气中的一切装饰起来，使得整片山坡看上去宛若风景画一般。但那毕竟是远处的山坡，处于囚室的这一面，根本无法将全景尽收眼底。

小濛打开装置，然后侧耳倾听起来。装置里传出一种祥和而又古怪的声响。说祥和，是因为那声音听上去并不刺耳；说古怪，则是因为它的频率让人感到十分陌生，甚至闻所未闻。这究竟是什么声音呢？它好像正在述说着什么，却又让人觉得像是隔了一层诡秘的物质。

这当儿黑先生推门而入。小濛分辨不出，这究竟是她先前见过的那一个，还是另外一个。只见这位黑先生站在囚室的门口，像是一只瘦削、干瘪的黑乌鸦。他先是探头探脑地朝这边张望着——虽然看上去更像是多余的动作，然后伸出一根手指碰了碰自己的胡子，仿佛在确认它是否还完好如初地保持着翘起的姿态，接着他又整理了一下脖颈那儿的领结，就好像那儿隐藏着能够让他迈出下一步的开关。

这时小濛注意到，黑先生的手里端着一个银色的小盘子，盘子的上方蒙

着一块白布。布面下显然有意掩盖着什么。

黑先生哧、哧、哧地走下台阶，下半身小心翼翼，上半身纹丝不动。他扬着下巴，眼睛却斜视着已经缩到角落里去的小濛。

“别，害，怕。”他一字一顿地说道。他那乌溜溜的黑眼珠像是在进行劝慰，可小濛觉得那更像是在引诱。

是的，从根本上来讲，他想要做的也并不是要劝慰这个陌生的小姑娘。他只是要她看一件东西。他只负责这桩差事。必须让她目睹一下那件小东西，然后便可以心安理得地离开了。

他步步紧逼，直到小濛完全无路可退，后背紧紧地贴在墙角的岩壁上，他才停下脚步。哧、哧的恐怖的脚步声也终于停了下来。

他咯吱一声弯下腰（活像是多年不曾使用的折叠床），然后恭恭敬敬地将盘子凑到小濛面前，阴沉不语地揭开那层白布。这一系列的动作，都像是要等待小濛自己去理解，而那盘子里的东西已经展露无遗。

那是一枚黑色的螺丝。

Dun 把所有的可能性都列在了纸上，然后开始低头苦思冥想起来。

小濛一定是被那些怪人给抓走了，他心想，这点毫无疑问。留在地上的那顶黑色圆顶礼帽就是最好的佐证。需要弄明白的是，他们究竟是什么人，为什么要带走小濛，以及这件事的背后会不会藏有更大的阴谋？还有……唉，一时间需要弄明白的事情，实在太多了……Dun 简直不知道该从何处入手才好。

他只知道，那些黑先生从他那儿得知了小濛的住处。这就是说，他们应该已经掌握了他和小濛之间的部分情报。可是，既然他们能够调查到这一层关系，又何至于不清楚他们的具体住址呢？这点委实有些奇怪。

更奇怪的是，这些来历不明的黑先生，似乎在 Dun 的脑海中留下了某种难以磨灭的印象。直到现在，Dun 还深深地记着面对他们时的那种恐惧感，还有他们如同黑烟一般穿过他的身体时所产生的那种绝望感。

他们，究竟是些什么人呢？

这时 Dun 想起了一个电话。号码就印在那张奇怪的名片背面。

几乎是与此同时，他突然惊讶地发现，那张名片竟不知什么时候长出了小手小脚，正咕叽咕叽地往他的写字桌上爬。如果没猜错的话，这家伙是自己从 Dun 的屁股口袋里钻出来的。然后，它就那么一路沿着他的后背、肩膀、手臂，如同爬山般一丝不苟地爬到了桌面上。

这当儿，这位小家伙已经自说自话地在 Dun 的面前蹲下身子，然后亮出了自己身上的电话号码。只听见那几个数字发出一连串 Po、Po、Po 的声响，然后接二连三地蹦了起来，在 Dun 的眼前胀得老大，活脱脱的就是一连串数字形状的小型气球。这阵势，俨然早就已经知道，Dun 肯定会需要这个电话号码。

Dun 吞了口唾沫，目瞪口呆地看着眼前发生的一切。过了足足半分钟，他才完全回过神来。他半推半就、将信将疑地按照那串数字，拨了螺丝屋的电话号码，而那张长着小胳膊小腿的卡片，正两手叉腰，蹲在一旁凶巴巴地督促着他……

线路接通了。

“喂——”电话那头随即传来一个娘娘腔的声音。

“喂，别在接客人电话的时候故意扮娘娘腔，西摩。”差不多只隔了半秒钟，另一个声音便劈头盖脸地出现了。不过，那个声音似乎离得更远一些。“跟你说过多少次了。”

这下，西摩——那只该死的狐狸总算用正常的声音重新喂了一声。可想而知，这家伙此时多半正用白眼瞪视着那个什么螺丝屋的天花板。

如此说来，刚才的另一个声音就是螺丝屋的主人了。好熟悉的声音啊……Dun 一边想，一边也事务性地喂了一声。紧接着他又说了声“你好”，没想到对方，也就是西摩用肉垫捂住了话筒，然后对旁边的什么人说道：“那家伙终于打来了……是那家伙，肯定没错！”

虽然西摩有意将声音放轻，但 Dun 还是听到了。

“那个——”于是他尽量心平气和地说道，“我——”

“请你按照名片上面的地址——”西摩在电话那头说道。

“嗯？”

“我是说，请按照给你的名片上面的地址，直接到我们这儿来！”

Dun 听得一头雾水。

怎么？这就要我按照地址找过去？难不成他们知道我这儿出了什么事情？

“喂喂，你到底听懂了没有哇？”那位西摩还在电话那头连珠炮似的解释，“我再重申一遍：请按照地址，找到螺丝屋，然后——赶快过来！就这么简单，明白？”

“明白是明白……不过——”

“那好，就这么说定了！”

“可是——”

“再见！”

“喂——”

啪嗒——

电话已经挂断了。

Dun 嘀咕了一声，然后缓缓放下了听筒。“根本就没搞清楚嘛……”他又喃喃了起来。

话还没说完，突然——听筒里又冒出了西摩的声音：“好哇！我才假装把电话挂掉，你就开始说我坏话了！我还以为你是个老实蛋呢！”

“啊！那个……刚才，其实……”Dun 立即被吓出满脑袋的冷汗，听筒也差点从手中滑落。

“我说西摩，你就别再折磨我们的客人啦。”这时螺丝屋主人的声音又冒了出来。

西摩像是识相了点，于是不大情愿地转而用一种语重心长的口气说道：“喏，烧炭工先生，我就这么跟您说吧——”

“嗯，听着，听着呢。”Dun 在电话这头连连点头，就好像自己这会儿的态度可以让对方亲眼看见一样。

“你家妹妹不是丢了嘛。”西摩继续说道。

Dun 感到自己的脑门儿略微有些发烫。

“总而言之，你来螺丝屋，就有希望了。事情可能会有所转机。”

言罢，又啪嗒一声挂断了电话，这回是真的挂断了。Dun 确认了线路，的确已经只剩下嘟嘟的忙音，这才惴惴不安地放下了话筒。

什么嘛，真要命，这电话打的……他满心狐疑又惴惴不安地想着，这一切究竟是怎么回事呢？先是在火车上遇见陌生男子和奇怪的狐狸，然后又遇到几个长得一模一样的黑先生，紧接着小濛便失踪了。哎……简直环环相扣，似乎相当棘手啊。Dun 感到自己的脑袋瓜都有些不够用了。

……不管怎么说，眼下得尽快找到螺丝屋才是，他转而又想。对，事不宜迟，必须立刻行动！

转眼之间，他就已经准备好了所有行李。好在刚从清风山谷回来不久，该带的都带上了。一切就绪，直接拎上旅行箱，再度出发便可。至于那个被称为“螺丝屋”的机构，究竟隐藏在什么样的场所，他根本就没有时间再多做考虑了。

临行前，Dun 发现桌子上的那张名片已经缩回了小手小脚，又变回了普普通通的小卡片。于是他赶紧将它再次塞入口袋，快步走出了这间杂乱不堪的屋子。与此同时，一种形同黑烟、状如鬼魅般的预感正从他的心间袅袅升起：就在某个不为人知的地方，似乎有着一股潜伏已久的黑暗，它正在伺机掀起自己的巨浪。

先前发出过怪声的装置还在吱吱作响，小濛从幽暗的角落里慢慢走出来。黑先生已经离开了，但是他把那枚螺丝连同盘子一块儿留在了囚室里。

尽管对这样的螺丝闻所未闻，但小濛还是好奇地将它拿在手里，仔细地掂量了一会儿，继而翻来覆去地审视了片刻。这一切都是等黑先生离开之后才做的。黑先生奇怪得很，在向她亮出黑螺丝之后，居然就一声不吭地走了，就好像只要黑螺丝一出现，小濛就应该理所当然地明白这一切似的。

这当儿，小濛忽然感觉到，这枚黑色的螺丝似乎异常的沉重。没错……它的外观看上去和一般的螺丝没什么两样——无论是轮廓、纹路还是形状构造，全都跟寻常的螺丝如出一辙。然而这个小东西确实重得离谱。越是在手心里放得久，似乎就越是显得沉重……

小濛将螺丝放回盘子，盘子随即发出咚的一声，仿佛她放上去的不是一枚螺丝，而是一块实心的砖石。

那黑色的螺丝里面，像是被注入了什么。

明白了这点之后，小濛打算不再去碰这块奇怪的金属。不管那位黑先生

把这东西带给她的目的究竟是什么，她觉得还是先对它敬而远之为妙。

然而光放回原处似乎还不够，小濛又走上前，重新给盘子蒙上了白布。这样，她似乎才终于感觉到了些许安宁。

现在她又开始把注意力聚集在那台装置上面了。

是的，那台装置打从一开始就引起了她的注意。这东西看上去像是一台巨大的管风琴，上头横七竖八地长着各种长短不一、粗细不均的金属管。运作起来的时候，那些管子就会喷出道道蒸汽（或者是别的什么气体也未可知），管身上下蠕动、膨胀着，似乎随时都有可能爆裂开。

运作的时候，装置的下半部分还会发出奇怪的闷响。整个装置的底座，就像是把全世界已知的机械都胡乱挤压在了一块儿，最后又在哪儿给压缩了一下，结果就成了眼前这台怪物似的装置。小濛不敢再靠近它，生怕它一旦运作起来，会喷出个把尖头螺丝，或者弹出什么要命的零件。

眼下，这台装置已经偃旗息鼓。这东西像是间歇性运作的，小濛心想。此时它看上去倒是挺安静，于是她也好歹终于安下心来。她深吸了一口气，然后朝窗外望去。

然而任凭她怎么眺望，恐怕也无法在短时间内了解到这么一个事实：此时此刻，她正身处于一座形如城堡的巨型建筑物内。这座建筑物通体呈灰色，枝杈横生、奇形怪状，看上去相当复杂。虽然举目之内皆是繁花丛生的美丽山坡，但是室内幽暗阴冷的城堡岩却不可能为她带来任何温暖。

于是她忽然就想起了 Dun。

你在哪里呢，Dun？她倚着窗户上的铁栏，无声地问道。